



一袭水袖承诗韵

上海市向明中学 高二(4)班 朱殷莹

吟咏古典诗词,总有一种独自在灯火通明的舞台上,或静谧的午夜月光如流水般脉脉地泻在岸边银白色的沙地上,挥舞着轻盈的水袖、长歌当舞、羽化登仙、遗世独立的感觉,古典诗词丰富着生命的律动,沉淀着品格的华美。

初遇诗词,结缘于朗诵

那时年幼,未满十载。记忆中那场小学的朗诵表演,我身着一袭粉红色的汉服长裙,挥动奇幻的水袖,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,宛若轻盈地在云端漫步。柔美飘逸的水袖交会成优美的舞姿,与美妙诗词交织,如潮汐般奔腾,如细雨般清脆,凝聚出绝妙舞姿,空山凝云,大地屏息,目迷五彩纷飞的奇境。“昆山玉碎凤凰叫,芙蓉泣露香兰笑”,那灵动音律凝聚着舞袖的轻盈飘逸,如奇妙的涟漪抚过雪白波纹的海岸,让我梦呓般沉醉,邂逅玉露之声。

又遇诗词,乐缘于吟诵

初中的一年暑假,我去无锡蠡园领略古风韵味。远处青藤低垂,轻雨宁静细纷,微风悠然如丝。身边是翠绿草地和灿烂的花朵,我身披长长的天蓝水袖,多层褶皱的长裙构成的层层浪花,在芳香之海徜徉。在百鸟齐鸣、花香四溢的欣悦间,我举起宛如波涛的水袖,不禁心潮澎湃,诗意涌

动,吟诵道:“碧波微澜琼楼览,水袖漾漾清风缠。轻颦低吟戏柳岸,蠡湖窈窕入诗弯。”我被碧波荡漾、曲径通幽的美景深深触动,同时被古诗词里悠扬如溪水般动听的催人情致所打动。伴随着诗句的律动,我情不自禁地舞动着水袖,一抹天蓝色在空中挥洒灵动,如一片轻柔的云彩,在天边轻盈飘荡。在这静谧而安逸的氛围下,我仿佛身置一幅古画之中,感知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绝美体验。仿佛美景是一首诗,而诗却展现景致的魅力。飘逸的水袖间,诗词中的亭台楼阁、轩榭廊舫,似乎散发着一股无法抗拒的魔力。

再遇诗词,情缘于涵咏

岁月如流水般轻波缓荡,春去秋来,花开花落,我渐渐成长,成熟。又一次演出中,我肩负着苏轼水调歌头的朗诵任务。表演那天,我身穿一袭橙色的水袖,在光彩夺目的灯光下,宛如夕阳余晖映照下的一片瑰丽。我轻轻挥动水袖,如流光幻影的彩带,在天边,划过由诗组成的璀璨星海,我深情地涵咏,水袖变幻出无穷的美,如云卷云舒,如星河闪烁,如山间溪流潺潺流淌,令我再次陷入诗词的奇妙世界。透过舞台柔和的灯光,我仿佛穿越时光的长河,走进一幅梦幻画卷,与苏轼共情,共同仰望那一轮属于文人墨客的月,绚丽多彩,温柔如诗。随着最后一句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我挥手定格,水袖如星光闪烁,熠熠生

辉,永恒而美丽。

从那以后,当夜幕降临,一轮灰月悄然挂在枝头时,我便常常走到阳台上,挥舞脑海中想象的水袖,轻轻地涵咏: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”我看到银灰色的月亮透过薄薄的云彩,淡淡地洒在大地上,将地上的一切都蒙上一层轻纱,宛如遥远而神奇的画卷。凝视与沉思间,仿佛看到苏轼在灰月的映衬下,失意与旷达交织的神情。忧愁在水袖的舞动中凝固,化作一道美丽的永恒。我想到了许久未见的亲人和朋友,心儿便也如同月光般,飘渺而孤单。亘古不变的思念的共鸣,穿越千百年和天涯海角,从心底油然而发。我深深体会到苏轼飘渺又孤单的心境,感悟到了诗词背后的蕴藉,一袭水袖承载的,是诗词文化的内涵。

待我再次向天空望去时,淡淡的云彩不知何时已烟消云散,月光更显皎洁。我知道,月中也有阴影,月也会被乌云遮没,但那只是短暂的,那不是她的本相。这便如同轻盈的水袖划过诗的璀璨星海,星光闪烁,忽明忽暗,但热爱永恒。

一袭水袖承载的,是我对诗词朗诵的热爱,是自然的魅力,是情感的共鸣,更是民族精神的诗韵。我懂得了热爱诗词不单单是大声地诵读,了解诗歌的底蕴,才会有更多的收获。我将在诗词朗诵的道路上不断前行,热爱并把它传承下去。

浮一袭水袖,吟一曲诗词,心有所信,方能传承!



时光虽已逝去……

莘松中学 八(1)班 夏惟唯 推荐老师:陶汉昌 包佳颖

自从上了初中以后,我的话不知怎的少了许多,新同学对我的评价就是话很少。

上初中已经两年了,我却仍然是刚开学那段时间的记忆,脑海里的画面十分清晰。那时,我无时无刻不怀念小学校园无忧无虑的生活,放学可以有许多时间与精力和同学玩闹,不会因为学习上的问题感到疲惫与压力。如今,我仍旧走在相同的路上,却缺少了许多欢声笑语。我抬眼望去,微风轻抚我的脸颊,树叶随风舞蹈,十分舒适。我

又回头看去,却看到了过去的自己。

“我”趴在地上,身边是自己最好的朋友。两个人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上的蚂蚁,不断扭动着自己的身体,观察着它的行为。全然不顾身上的衣服沾染上了泥土,手上全是肮脏的痕迹。过了一会,他们又站起来,互相追逐打闹着,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。欢乐的笑声飘荡在我的周围,我却不觉得吵闹。跑累了,二人就躺在地上,气喘吁吁。我羡慕无忧无虑的自己,也许小时候的自己也在盼望着快点长大吧。

我越发入神地看着“我”,却被同学的挥手打断。“哟,夏老师,站在这里看什么呢?”我回过神来,看清来的几人是自己的初中同学,便说没什么,只是发呆愣神罢了。“夏老师”是他们给我起的绰号,曾经在班级写过文章,被他们认同。几个人住得比较近,所以放学也一起回家。我再回头时,“我”已经不见了,应该是又跑到哪里去了吧。

时光虽已逝去,我们可以回首相看,却更需要继续前进。